



恐怖的新生

愈酿愈醇
不喝也醉……

台语桐

恐 怖 的 新 生

(台湾)语 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涛

封面设计:文 苑

浪漫情怀系列
恐怖的新生
(台湾)傅 彬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04-03242/1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天空是那样的晴朗、阳光是那样的耀眼，空气虽然污浊但还可以接受，今天是个令人心情舒畅的好日子。贺净元活力充沛地跳下公车，打横背起书包，优闲又散漫地走上通往学校的天桥。

时间早晨八点十分，这时候大概升完旗了，对于缺席这事她一点也不担心、一点也不着急，更别提心虚惭愧了，反正就算准时抵达操场，也不过是听着校长大人或各处室长发表长篇大论，与其听这种无聊的训话，倒不如在自己的床上睡个过瘾。

是啊，施就是这样一个不守本分，随心所欲的人，谁都不能要她依着规矩来，即使她的身分是学生，依旧我行我素地不把那套“不迟到、不早退”的教条赏回事。说实在，要不是成天在家太无聊，她根本不会因为害怕缺课时数太多导致被退学，而勉强自己到学校上课。

行经天桥抵达校门口，贺净元大刺刺地晃了进去，热情有戏地同警卫“北北”打招呼，接着穿过校园，直接走向旧式大礼堂改造的福利社，此时升完旗的人潮大量地涌进福利社，这种“盛况”简直和集体逃难的难民没两样。

“唉，可怜又可悲的高中学生啊，”贺净元对这些人不以为然地太摇其头，就算第一节上课钟早就响了，也不必像毫无头苍蝇争着吃屎吧？像她就绝不可能做出这种“跌股”的举动，混在人群中争先恐后抢东西吃，实在逊到极点！

所以她干脆待在外头，打算等人少些再进去买，就算赶不及上至堂课也无所谓。避开人群，贺净元跷着腿，闲适散漫的坐在福利社们口榕树下的石丽栏上，闻着刚修剪过的草皮散发出清新的青草香。

可奇怪的是，今儿个福利社人似乎特别多，她已经等了不下十分钟，人潮还是没有消退的迹象，课可以不去上，肚子千万不能饿着，贺净元决定不等了，想办法解决民生问题要紧。

一进旧式礼堂内部，就发现食品部门口围满一圈一圈的人头，贺净元好奇心大起，拨开层层障碍往前移动，前方还站着一排人，但凭她的高度，已经可以看清场中央的活动情形。

恐怖的新生

两方人马对峙，人数一比三，看来一场武力冲突在所难免。

“新来的转学生就敢这么嚣张，当心连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！”三人之中身材较魁梧的那个，口气不善地威胁那名人单势孤的高挑男子。

“买东西排除算帐本来就是天经地义，我哪里嚣张了？”高挑男子双手环胸，不屑地睥睨眼前矮他一截的小瘪三。

“我陈某人买东西何时要排除？你这新来的真是搞不清楚状况！”这家伙是土星人吗？为何他说的话他听不懂？从刚刚开始就一直灌输他“陈某人是这所学校的老大”的事实，但这高个儿却没有懂，顽固地一直不肯让步。

“我搞不清楚状况？我看脑子有问题的是老兄你吧？本大爷就是不买你的帐，你想怎样呢？有种就来我麻烦啊！”鲁班们前弄大爷，真是笑掉人家大牙了。

“他妈的！你这家伙分明是讨皮痛，等会儿被打得满地找牙，别怪我没事先警告你！”跟班其中之一，一个满脸一豆花的痞子挺起胸膛放话，企图让对手吓得屁滚尿流。

“你说这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”边说话还边做作地猛打呵欠，脸上椰抡的表情让人恨得牙痒痒。

“你……他妈的！”堂堂三人组之右护卫，岂容这般侮辱！豆花男抡起拳头朝那名“不识相”的转学生挥了过去。“啊，看我的厉害！”

高挑男子脸上的笑意丝毫未减，当对方拳头接近他面前时，一个俐落的转身闪过去。豆花男再接再厉又朝他进袭，这次依然落空，此后连续五拳尽数落得失败的下场。

“可恶！有种……你别躲！”豆花男气喘吁吁地怒吼，被他整得心火大炽，语气里充满怨恨。

“奇怪了，打不到你自己没本事，与我何干？”若不是他手下留情，此刻这不中用的家伙还会站着吗？

“你……他妈的！”

“换句词儿吧？我已经听腻了。”老是“他妈的、他妈的”不嫌烦呀！

“你……他妈……”原本要骂出同一个词儿，却硬生生停住了，豆花男恼羞成怒，迫不及待再度送上自己的拳头。这时候老大陈某人也忍不住了，在小喽罗行动之后紧接着发动攻势，打算以多胜少。

可惜“双拳难敌四掌”这话不适用在高个子男人身上，他先躲过豆花男迎同而来的一拳，身形巧妙地转了一圈与他交换位置，而后陈某人一个收势不及，结结实实槌在豆花男后背上。

恐怖的新生

“啊！老大，你干什么！”豆花男狼狈地转过身、怒极痛极地看着陈某人。

“干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快点把他解决掉啦！”陈某人脸孔胀得通红，急忙以脏话掩饰困窘。

“陈老大，你的武功真是高强啊！在下佩服、佩服！”他原不是这么刻薄的人，但这家伙实在太鸟了，这种时刻若为君子风度而勉强自己节制点不加以耻笑，实在太虚伪、太做作，不合自己的本性。

“你给我记住！”他快气疯了，这新来的居然敢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他难堪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，他一定要出这口恶气！

脸上的表情像是要将对手吞人腹，陈某人瞄准方位，呐喊着向前逼进，这时候豆花男败部复活，与陈某人一左一右包夹敌人。面对两方面的围攻，他非但没有惊慌失措，反而从容自在地伸长手臂，一手攫住右方人的手腕、一手包住左方人的拳头，使劲一带，将这两个人面对面撞了过去。

“啊——”“呜……”痛苦的哀嚎发自他们口中，两人被撞得头晕目眩，疼痛感使他们弯低身子，却在弯身的同时再度的撞上彼此，这厢真个是灾情惨重，受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影响的可怜虫们倒在地上哀哀叫。

他们的悲惨就是大家的幸福，围观人群中有一百之

九十九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好戏，还有人不忘落井下石。

不甘被人奚落的陈某人再度爬了起来，豆花男则因为方才体力消耗过度与伤势“惨重”，干脆赖在地上装死，不再过问世事。

陈某人的勇猛在片刻后溃不成军，当高挑男子在他肚子上补了一拳，在他背后踹了一脚，在他颈背上重重砍了一下，他才后悔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和豆花男一样躺在地上频频呻吟，装出快断气的模样？干什么没事讨皮痛呀！落到如今这个下场，岂不是比方才更难堪？

“喂！偷偷摸摸往门口溜的那人给我站住！”高挑男子喊住正想逃跑的另一名共犯。

“我……我没有要溜啊……”真衰！才动了一步就被发现。

“快点，快点，我没有多余时间同你耗，要打就快点动手。”高挑男子懒洋洋地朝他招了招手，看样子根本没把他看在眼里。

“我我我……怎么敢和您动手呢？”他又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拿自己生命安全开玩笑。

“真歪！你有点骨气好不好！”这种人是标准的孤假虎威，靠山没了声音也跟着不出声，不让他得个教训实在说不过去。

恐怖的新生

“我……我从来没说过要和您打。”顶多只是唆使旁人出手罢了。他一向是这样的，如果同伴顺利解决对手，他再接着补上几脚，如果同伴被对手解决了，他就赶紧溜之大吉。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这道理，他一向奉行不悖。

“各位，你们看看这家伙，抛弃朋友、敢做不敢当、风风转舵，加上没志气、没胆量、没人格，简直就是个人渣，我怎么会和这种败类同校呢？唉，真是与有“耻”焉。”高姚男子摇头叹气，目的是为了激发对手的羞耻心，而后制造机会整得他七零八落。

小座子脸色灰败如灰，遇上这等倒楣事，他该如何逃出？衰，真衰，太衰了，衰过头了，不想打行不行啊？拜托拜托！谁来救救他呀！



“喂！你就跟他拼了嘛！”第三个声音从人群中响了起来，加入他们的对话。贺净元按住前方人的肩头使劲一撑，身形如轻盈的燕子跃过人墙，优美地落入场中央。

“贺净元！”糟糟糟……糟了，世界末日要到了！遇上黑煞星就已经够惨、够衰、够狼狈，贺净元这女魔头

居然还来插一脚！这下他不死也去掉半条命。想到开学那日被她整治的凄惨的情况，他的头皮就一阵的发麻，双腿也跟着发抖，或许他再也看不见明天的太阳，呜……呜……

“放心吧！我让你靠，如果你打输了，我一定替你揍他一顿。”这家伙虽然欠揍，但她更看不惯那名转学生嚣张的态度，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，他还以为这所学校可以任他横行霸道！

“你说真的？”如果真是如此的话，他就拼着一顿皮肉之苦让那男的揍几下，反正有人会替他讨回公道，可是……这名“恐怖的新生”会这么好吗？

“废话！本人一向说到做到，哪像你说话像放屁！”这种蠢问题亏他问得出口。

“好吧……”此时不想打也不行，骑虎难下的小瘪三只好硬着头皮披挂上阵。不到一分钟，他就跌在另两人身上呼天抢地，比没多少时间可活的绝症病患叫得还要惊天地鬼鬼神。

“废物！这样就阵亡了。”贺净元从他身上踩过去，站在那名臭屁男面前，她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打败他必定是项有意思的挑战。

“小妹妹，别寻闹了，快点回去上课吧！”他脸上的笑意是温和的，显然将她当成无害的小女生。

恐怖的新生

“喂！臭屁男！你可别瞧不起我，太过轻敌的人往往会丧失获胜的契机，奉劝你最好当心点、留意些。须臾过后，他就知道小观她会招致何等悲惨的结果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我站在这里随你打，打够了就回去上课吧！”女孩子的力道会重到哪里去？有人免费提供按摩、捶背的服务，他当然乐于接受罗！他的肌肉是何等结实、何等强硬，凭她这枝瘦竹竿，要打疼他再过个一百万年吧！

“来吧，来吧！”事实胜于雄辩，此时多说无益。

贺净元右膝微弯向左边靠，左脚脚尖踪起，而后右腿向前用力一踢，顺势往上大幅回旋，狠狠踢向高个男子的胸口，右脚落地之后左膝微弯往右边靠，左脚往前奋力一踢再向左磊幅回旋，毫不容情地瞄准对手的下颚，双腿交换踢过之后，她像在做特技表演似的，身子往前微倾，左腿右腿飞旋而过，几乎同时踹上他的小腹。

这雷霆万钧的连续飞踢让围观众人叹为观止，谁能想到这名瘦得像竹竿、看起来风吹就倒的女孩，会有如此惊人的脚上功夫？加上她的姿势优美、体态轻盈、动作俐落，简直是力与美的绝妙组合。

然而最惊讶的当属被她踢中的高姚男子，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女孩会有如此惊人的力道，被她踢了那四

脚，差点让他一口气提不上来，好样的！这竹竿女当真令人刮目相看。

“哟喝，贺同学，你真是太帅了，加油、加油，把他彻底的击败，为我们学校出一口气，加油，妈妈乐，加油，妈妈乐，妈妈乐，加油……”悲哀的苦情三人组在一旁摇旗呐喊，“恐怖四回旋”的可怕之处他们是领教过的，这下那名嚣张的转学生可有苦头吃了。

“闭嘴行不行？几岁的人还这么的幼稚！”贺净元不耐烦的仰天翻了翻白眼，替他们感到无比羞耻，这种老掉牙的加油词亏他们喊得出口！

苦情三人组像是吞了一大颗生鸡蛋，话梗在喉咙里发不出来，只是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为她加油哪里出了错？

贺净元当然不会就这样的放弃，脚上功夫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，换以掌上功夫见真章，她一定会要他好看。

“喝呀！”贺净元双手握拳，给了对手一记右钩拳、一记左钩拳，而后双拳同时击向他的腹部。这一次她可是使尽了全力，预料他将倒在地上痛苦呻吟，说不定还会口吐白沫、全身痉挛。

高姚男子依然站得挺直，只是平和淡漠的脸孔已经悄悄变了颜色。他不由得在心中暗自叫苦，这女孩的拳

恐怖的新生

头这么硬、这么狠，他真是个大白痴，干么没事答应当免费沙包提供她练习之用？眼看她又一次摆好姿势，他不得不在心中大叹：我命休矣！

“干什么！干什么！一群人挤在这里干什么！”一个威严的声音从人群外围传了过来，众人回头一看，连忙飞也似地逃离现场，免得无辜受牵连。

人群散尽之后，内场中央的人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了注目焦点。

“贺净元，又是你！”看见她那一副正要找人干架的模样，罗教官气冲冲地移动他略嫌肥肿的身躯，朝这名“不良”少女靠近。

“孟烦东，又是你！”走近之后才发现另一个人的罗教官，气得差点吐血身亡，这两个头痛份子，终于不出所料地碰头了。

“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！学校是求学的地方，不是惹是生非的场所，你们一个是新生、一个是转学生，才到这学校没多久就给我到处惹麻烦，我真的会被你们活活气死！”罗教官声如洪钟，在他们耳畔沉声怒吼，这两头迷途不知返的劣质主革，就算是那酥复活恐怕也拿“它们”没辙。

“教官，你好吵。”贺净元掏了掏耳朵，看来不胜其扰。

“噢，啥……呵……咳，没事没事，我没有在笑，只是刚好嘴角有点抽筋。”原本笑得放肆的孟领东在看见教官杀人似的眼光之后，勉强要自己收敛些。

“你们两个，跟我到训导处罚站，”罗教官气得七窍生烟，这两名顽劣份子，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，他的训话于他们来说，和放屁差不了多少。

罗教官原先想扯住这两人的耳朵拉他们到训导处去，却发现孟烦束与贺净元的身高，让他这不到一百六十公分的肥短身材十分的吃力，于是改以掐住他们的手臂将之押往“刑场”。

即使如此，这番景象依然是十分可笑的，在一百九十公分高的男子与一百七十三公分高的女孩之间，挤着一颗圆滚滚的皮球，说有多畸形就有多畸形。

站在训导处前，孟须东与贺净元又接受了一番生活辅导常规，但天知道他们究竟听进去多少。呵欠连连无聊到玩起手指甲、伸起懒腰、唱起小曲儿，这两个人已经到达朽木、粪墙的最高境界，没药医了。

罗教官的吼声愈来愈无力，又不敢对他们实行体罚（要真打起来，他这身老骨头怎么折磨？幸好来了一名学生有事请他帮忙解决，他随便说了句要他们站在原处罚站，随后逃离痘教他无力面对的窘境。）

说来他们两人也真是无辜，只不过比别人多了那么

一点鸡婆的细胞，就得承受这种乏味至极、无聊透顶的疲劳轰炸，那三个真正的始作俑者反而逍遥“法外”，没人制裁，想起来让人有够不爽的！他们会是一副心不在焉、意兴阑珊的模样，实在不难理解。

教官走了之后，两条虫回复成两条龙，涣散的精神又回来了。

“真无聊。”

“真无聊。”两人异口同声抱怨着。

“你干什么学我说话？”

“你干什么学我说话？”很不巧地，又说出同一句话。

“谁学你说话？明明是你学我。”

“谁学你说话？明明是你学我。”天啊！怎么还是一样？

“你臭美，谁要学你讲话！我又不是鹦鹉，哪那么没人格！”

“你臭美，谁要学你讲话！我又不是鹦鹉，哪那么没人格！”加长的句子依旧是相同的内容。

诡异诡异真诡异，感觉上像在山谷中喊话并听见回音，不！回音没这么快，简直就像事先套好台词似的一字不差。真是奇怪，他（她）怎么会同时说出心中想说的话？这莫非是……心有灵犀？去！这算哪门子的心有

灵犀呀！

“哼！”

“哼！”居然连发语词都一模一样！难不成是遭到诅咒了？

两人同时闭嘴不再说话，这时候罗教官已经不在，继续杵在这里乖乖罚站简直逊毙了、呆透了，所以他们同时决定溜之大吉。

同一时间向后转，他们由面向训导处的门窗变成背对，讶异地互看一眼，均是一副想说话却又硬生生把话吞回去的怪模样，最后他们决定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莫名其妙的人还是别去搭理为妙。

孟领束往左边转，贺净元也往左边转，她像见鬼似地急忙转向右边，他则在看她往左之时就立刻往右，结果非常不巧地两人又是同方向。深深叹了口气，他们再度转换方向，又叹了一口气，干脆按兵不动，免得转到头昏眼花还是这个样子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们同时想起“男左女右”这个定则，一个往左一个往右，终于，好不容易，他们可以分道扬镳了，不过，他们转身的时机仍然恰巧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

真是个不寻常的早晨啊！

恐怖的新生